

国风文丛·鲁豫卷

黄河落日圆

主 编

汪曾祺

分卷主编

张 炜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173583

2267
3183



国风文丛

鲁豫卷

黄河落日圆

主 编 汪曾祺

分卷主编 张 炜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京电力大 002071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风文丛·鲁豫卷:黄河落日圆/汪曾祺主编;张炜分卷主编. —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1996

ISBN 7-5001-0433-2

I. 国… II. ①汪… ②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0096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

电 话/66168195

邮 编/100810

责任编辑/宗 颖

责任校对/李信淑

封面设计/常燕生

排 版/五一照排厂

印 刷/北京振华印刷厂

经 销/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规 格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/13.375

版 次/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/1998 年 1 月第 1 次

ISBN 7-5001-0433-2/I·43 定价: 17.40 元

总

汪曾祺

序

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“国风文丛”？无非是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、山川景色、乃至瓜果吃食而已。对读者说起来，可以获得一点知识，增加一分对吾土吾民的理解和感情，更爱我们这个国，而已。

中国很大，处处不乏佳山水。长江三峡、泰山、黄山、青城、峨嵋……的确很美，足为“平生壮观”。除了自然景观，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。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有山必有庙，庙多宏伟庄严。四大道场，各具一格。道教的山，比起佛教的山似稍逊，因为道教的神本来就比较杂乱。我在国外似乎见到人文景观较少。故宫、颐和园令外国人称赞不置。像网师园那样的苏州园林几乎没有。把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，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特点。

中国人很会写游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三峡：“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、略无阙处；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”，把一个绝大的境界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，真是大手笔！柳宗元《至小丘西至小石潭记》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

布石上，怡然不动；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用鱼的动写出环境的静，开创了游记的新写法。柳文之法成了诗文的一种传统。能继承郦道元的传统则很难，没有这样大的笔力。

当代散文延续了古典散文的余绪，有些是写得很好的。这套丛书的一些篇可以证明。

华夏诸神的神际关系很复杂，很乱。如泰山碧霞元君，一会儿说她是泰山神的侍女、女儿；一会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，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。她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东岳大帝，成为泰山的主神。关云长的地位不断提升。他在黄河以北一直做到“伏魔大帝”，但没有听说像华南那样是财神。关云长和发财不知道怎么会拉扯在一起。沿海几省乃至东南亚敬奉的妈祖，北方人对她却相当陌生。黄河以北有些城里有天后宫，天后是不是就是妈祖，很难说。北方比较重视城隍。属于城隍系统的官员有城隍——土地——灶王。有的地方在城隍以下，土地以上，还有个级别在两者之间的“都土地”。这一官列的干部大都有名有姓，但其说不一。拿城隍来说，宋初姓孙名本；明永乐时是周新。灶王也有名有姓，《荆楚岁时记》说此公姓苏名吉利，妇姓王名搏颊，但是民间却说他叫张三。北方俗曲云：“灶王爷本姓张”，他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钻进了灶洞，弄得脸上乌七抹黑。我不想劝散文作家对民间神祇作一些繁琐的罗列考证（那本是一篇胡涂帐），但是建议写地域散文的作家从民间文化的角度，审视这些无稽之谈所折射出来的心理文化质素，这不是简单的事。比如妈祖是海的保护神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海之神是女性，顺理成章。但

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却也是女性，是很耐人寻味的。民间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权主义者。

与神鬼佛道有密切关联的是过年过节。各地年、节互有异同。如送灶，各地皆然，但日期不一样。北京是腊月二十三，我们那里则是二十四。军民也不一样，“军三民四龟五”。没有人家是二十五送灶的，这等于告诉人这家是妓女。过年是全国的假日，自初一至初五，不能扫地，也不能动针线。这可使辛苦一年的妇女得到一个彻底的休息，用意至善。对孩子来说，过年就是吃好吃的。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北方过年大都吃饺子，“好吃不过饺子，舒坦不过倒着”。不过不能顿顿吃饺子，得变变花样。东北人的兴奋点是“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，初三的饺子往家攥”。从北京到厦门，都兴吃春饼，以酱肉、酱鸡、酱鸭、炒鸡蛋、裹甜面酱、青韭、羊肉、葱、炒绿豆芽，卷而食之，同时必有一盘生萝卜细切丝。过年吃脆萝卜，谓之“咬春”。春饼很好吃，“咬春”的名字也起得好！正餐以外有零吃，花生、葵花籽、柿饼、风干栗子。北京家家有一堂蜜供。不到初五，供尖儿就叫孩子偷偷掰掉了。我们那里家家有果盒，亦称“盖盒”，漆制圆盒，底层分好几格，装核桃云片糕、“交结糖”、猪油花生糖、青梅、金桔饼、荔枝干、桂圆。这本是待客作茶用的（故又称“茶食盒”），但都为孩子一点一点拈到嘴里吃掉了。

过节各有时令食品。清明吃槐叶凉面、荞麦扒糕。依次为煮螺蛳、“喜蛋”——孵不出壳的毛鸡蛋；紫白桑椹、枇杷（白沙）、麦黄杏；粽子、新腌鸭蛋、炆白蝦、黄瓜鱼、碎鲞（即花蛤）；藕、莲蓬、煮芋艿、毛豆、新蚕豆、菱、

水晶月饼（素油）、臭苋菜杆、鸚（一种水鸟）、烧野鸭、糟鱼；最后为五香野兔、羊膏（山羊大块连皮，冻实后切片）……这些都是对于旅居的游子的蛊惑，足以引起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。地域文学实际上是儿童文学，——一切文学达到极致，都是儿童文学。

搞地域文学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——语言。中国地大山深，各地语言差别很大，彼此隔绝，几乎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“人类交际的工具”。福建的大名县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党代会，台上的翻译竟有七个！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，刻不容缓。这也影响到文学。现在的文学都是用普通话写的，但这是怎样的普通话？张奚若先生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说过：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。文学语言不是莫里哀喜剧里的一个人物“说了一辈子散文”的那种散文。散文的语言总还得经过艺术加工。加工得有个基础，除了“官话”，基础是作家的母语，也就是一种方言。作家最好不要丢掉自己的母语。母语的生动性只有作家最能体会，最能掌握。文丛中有些散文看来是用普通话写的，但“话里话外”都还有作家母语——方言的痕迹。这增加了地域的色彩，这是好事。普通话是“以北方话为基础，以北京音为标准音”的，从历史发展看，“官话”有一个不小的问题，即入声的失去。入声是怎么失去的？周德清以为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。“派入”，有点人为的意思，谁来“人为”了？这变化恐怕还是自然形成的。没有入声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唐宋以前的诗词是有入声的。没有入声，中国语言的“调”就从五个（阴、阳、上、去、入）变成四个（阴阳上去），少了一个。这在学旧诗词和写旧诗词

的人都很不便。老舍先生是北京人，很“怕”入声，他写的旧诗遇有入声，都要请南方人听听，他说：“我对入声玩不转”。我听过一段评弹：一个道士到人家做法事，发现桌子下面有一双钉鞋，想叫小道士拿回去，在经文里加了几句：

“台子底下，
有双钉靴。
拿俚转去，
落雨著著，
也是好格。”

“落雨”的“落”、“著著”的“著”都是入声，老道士念得板有眼，味道十足。如果改成北京话：“把它拿回去，下雨天穿穿，倒也不赖”，就失去原来滑稽的神韵了。我觉得散文作家最好多会几种语言，至少三种：一普通话；二母语；三母语以外的有入声的一种方言，如吴语、粤语，这实在相当困难。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不是写地域性文学的作家么？一个搞地域文学的散文作家不掌握几个地区的语言，就有点说不过去。

写散文，写地域性的散文既可使读者受到诗的安装，美的浸润，有益于入，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。我觉得写这样的散文是最大的快乐。不知道文丛的作家以为如何。

是为序。

1996年4月15日

序

张

炜

对于一个生命而言，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土地。它的辽阔无边、神秘和丰富、强大的生殖力和规定性，都令一代又一代人发出了慨叹。它是抽象的，又是具体的；它从脚下的方寸开始，直到消逝在海天一色的远方。

没有人能够穷尽土地的奥秘。在它的面前，人必须承认无知和渺小；于是就有了不停的寻找、理解和叩问。人面对一方土地常常发出不息的慨叹，而慨叹之余就是咀嚼和思索，是欣喜和相告，是情不自禁的记录。

每一片土地都有其强烈的个性。它滋生出不同的植物、动物、人类，以及奇特的宗教、建筑；它有时呈现出令人震惊或费解的自然风貌，润化出一种完全新奇异样的民间风俗。它承载起无尽的传说故事、绵长的人文历史、变幻不息的山川风气……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记录和挖掘土地的隐秘、辨析它的存在形式，既是最为重要的，又是最为有趣的。

比如鲁豫二地，相临的两方水土却滋长了那么多不同；而

它们较之南国、京津都会以及西部高原，竟又是那样相异。还有它们自身的变迁、今天与昨天，种种演化和继承，都足以使人咋舌。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寻觅历史蜿蜒行进的脉络，但这其间首先还是了解、比较和玩味，这样才会进入一种理性的思索，才会有研究。这是个不断发出激赏之声的、接受滋养的过程，是人生的一大欣悦快慰……

我们这样做，等于在阅览一幅山川风俗的长卷，在展读大地之诗，在融入其间，在仰视和俯视。

对土地的观察和记录也因人而异。他们可以是盖世的才子，是政治家、严谨的学子、朴实而平凡的执笔者……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历史和现实，但这一切却要在他们眼中变化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色泽。

许多记录者已经远逝，可是他们对于土地的文字、他们的慨叹和长思都留下来了。新生的一代在成长，他们还将继续这慨叹和辨析……生命的秘密、历史的神奇、山川的不朽，至此都囊括在了一起。

人的一生全部用来行走，也仅仅能踏遍这个星球的一个小小角落。土地的辽远浩茫和生命的短暂狭窄形成了尖锐对比。于是人类互助的方式之一，就是交换自己的感想和记载，无论是对历史、对心情、对现实、对风物景观和自然天籁……人正是以此来展延自己的记忆和视野。

齐鲁有泰山、黄河入海口，有名府名城济南与青岛，有古老的县城、水泊梁山、东海神山；除此而外还有与其它地方迥然不同的民俗、饮食、制作、胜境、传奇、建筑，真是令人入迷，目不暇接。河南是文化积淀丰厚的中原，有大宋殿阙、云冈石窟、古都洛阳、达摩行踪、古刹与圣祠、石刻与龙门……两省交界，相近相异，人口繁密，文化承叠，是

两片至为丰饶的大陆。

可以从繁多的文字中择取一部，犹如一瓢一粟，却能表达和传递真切如实的风味感受。去者给来者留下了声音，此地给彼地送去了卷宗。大陆与大陆的边缘在文化与精神的对接中，必将产生出巨大的、崭新的意义。

这儿引人重视的，除了记录的对象之外，还有记录者本身。他们那一刻的感受、情怀，思悟深度和作为一个生命的资质……或质实淳朴，或华丽多情，或真切，或矫饰，都是生命的痕迹。这些痕迹也留下来。生命与生命不同，恰如土地与土地的相异。这种不同也是值得庆幸的一种必然。

人在生活中接受和感激着被赐予的一切。生存是一次经历、一次品咂、一次长长的领会。秋天与冬天的区别，甲地与乙地的不同，蒲菜的鲜味，圣府的神韵，海之阔，河之曲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尽在觉悟之中了。这就是生命的魅力，土地的魅力。

记录者与被记录者，都留给了远方的人、后来的人。人应该热爱生活，热爱自然，热爱一切美好的生命……

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

记于枫庐

目

录

□总序	汪曾祺 (1)
□序	张 炜 (7)
□济南道中(之一、之二、之三)	周作人 (1)
□洛阳小记	张恨水 (10)
□蒲菜莲蓬味道鲜	郁达夫 (18)
□青岛素描	王统照 (19)
□夜品黄河鲤	王统照 (33)
□郑州，殷的故城	郑振铎 (35)
□春风满洛城	郑振铎 (41)
□金梁桥外月如霜	郑振铎 (47)
□云冈	郑振铎 (52)
□济南的秋天	老 舍 (72)
□济南的冬天	老 舍 (75)
□青岛樱花会·拾花女	臧克家 (77)
□舟子·哄花·四月会	臧克家 (83)

□孔庙·孔府·孔林	臧克家 (91)
□汴洛之游	孙席珍 (97)
□风 箏	田仲济 (102)
□扣雅斋的嵌银和铸铜图章	田仲济 (110)
□泰山片石	汪曾祺 (113)
□万斛珠玑	峻 青 (122)
□“大佛头”小记	周坚夫 (127)
□青岛的“海屋”及其他	耿林莽 (131)
□访泉的家族	任 远 (135)
□灵芝	张 岐 (140)
□香炉礁	张 岐 (144)
□访柳泉杂记	邓友梅 (147)
□内乡幸见宓子风	蓝 翎 (151)
□枣乡行	飞 雪 (155)
□驴 子	飞 雪 (160)
□雨濛濛	吕曰生 (165)
□西峡行	张一弓 (173)
□豆面灯	山 曼 (176)
□叫天子	山 曼 (180)
□鲢 鳙 鼓 儿	山 曼 (184)
□龙门秋千	山 曼 (188)
□茶姥姥	冯恩昌 (192)
□一座消失的古寺	鲍家虎 (195)
□莫道不风流	卞 卞 (198)
□高跷·旱船·高台曲	周同宾 (205)
□剃头挑儿	周同宾 (217)
□故里三丑	周同宾 (223)

□神 曲	周同宾 (235)
□灵山寻梦	王泽群 (242)
□晨星寥落	鲁枢元 (246)
□达摩洞下	鲁枢元 (252)
□十里花香浓似酒	王光明 (255)
□饮虎池	张承志 (262)
□南阳饮食·南阳汉画	周 熠 (267)
□张衡墓·医圣祠·武侯祠	周 熠 (272)
□玩家家	刘玉堂 (282)
□河南巷小识	贾平凹 (285)
□唯一的知府衙门建筑	周大新 (293)
□潍坊风筝人物记	汪家明 (300)
□杨家埠木版年画小记	汪家明 (305)
□花石楼	汪家明 (310)
□莒南民间布老虎	姜 琴 (313)
□鲁西南棉锦与现代生活	扈志吉 (315)
□马踏湖记	冯克力 (318)
□崂山道士	冰 心 (325)
□老家婚俗拾趣	赵德发 (329)
□始 烟	丁建元 (334)
□沂蒙婚礼话趣	姜 奇 (342)
□一座恢宏的鲁国古陵	姜 奇 (346)
□一座被遗忘的名山	李养玉 (351)
□听 竹	廖华歌 (356)
□淡蓝色的豌豆花	李蔚红 (360)
□灵岩揽胜	彦 火 (365)
□黄河滩上放鸭人	湖 涌 (367)

- ☐达摩的影子——少林寺款语 苏 晨 (371)
- ☐香 韵 毕玉堂 (377)
- ☐济南掌故 严薇青 (385)
- ☐石刻宫殿龙门山 姚荷生 (391)
- ☐中岳嵩山访古刹 姚荷生 (396)
- ☐汴京古迹添新颜 姚荷生 (400)
- ☐洛阳牡丹 姚荷生 (406)

济南道中(之一、二、三)

周作人

周作人(1885—1967)，作家，翻译家，原名周槐寿，后改为周遐寿，字启孟、启明，号知堂，笔名岂明、药堂、苦雨等。浙江绍兴人，鲁迅的胞弟。1906年赴日留学，1917年由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自己的园地》、《谈龙集》、《谈虎集》、《雨天的书》、《泽泻集》、《知堂文集》等；文学专著有《新文学的源流》、《欧洲文学史》等；译著有《炭画》、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、《域外小说集》(与鲁迅合译)等。

(一)

伏园兄，你应该还记得“夜航船”的趣味吧？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，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，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熔化了形的东西，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。我平素由绍兴往杭州总从城里动身（这是二十年前的话了），有一回同几个朋友从乡间乘船，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夜；下午开船，傍晚才到西郭门外，于是停泊，大家上岸吃酒饭。这很有牧歌的趣味，值得田园画家的描写。第二天早晨到了西兴，埠头的饭店主人很殷勤地留客，点头说“吃了饭去”，进

去坐在里面（斯文人当然不在柜台边和“短衣帮”并排着坐）破板桌边，便端出烤虾小炒腌鸭蛋等“家常便饭”来，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。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。

今天我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，不禁忽然的想起旧事来。火车里吃的是大菜，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，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。先前却不是如此，一九〇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（那时的大臣是水竹村人）的考试的时候，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，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，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；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，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，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，都摔到窗外去了。在日本旅行，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（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“轻描淡写”地说一句半句，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），却仍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。我在东海道中买过一箱“日本第一的吉备团子”，虽然不能证明是桃太郎的遗制，口味却真不坏，可惜都被小孩们分吃，我只尝到一两颗，而且又小得可恨。还有平常的“便当”，在形式内容上也总是美术的，味道也好，虽在吃惯肥鱼大肉的大人先生们自然有点不配胃口。“文明”一点的有“冰激凌”装在一只麦粉做的杯子里，末了也一同咽下去。——我坐在这铁甲快车内，肚子有点饿了，颇想吃一点小食，如孟代故事中王子所吃的，然而现在实属没有法子，只好往餐堂车中去吃洋饭。

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。但虽然要吃，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，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。还有一层，在中国旅行的洋人的确太无礼仪，即使并无什么暴行，也总是放肆讨厌的。即如在我这一间房里的一个怡和洋行的老板，